在东岳庙巷寻访金克木故居

高宗军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（第七季）大型征文

那年，寿州遭遇了一场大雪，这场雪无意中成全了我。我和朋友们，几个无可救药地爱着寿州的人，选择了在这样天寒地冻中，踏雪寻访了寿州几乎所有的遗迹，并试图找回尘封历史中温婉的记忆。

是夜，我莫名其妙地梦见了一座金碧辉煌的“宫殿”，耸立在寿州的大地上。

第二天突发奇想，捧着一本《旧巢痕》，照着上面的描述，开始了在“三街六巷七十二拐头”中的寻访，到了东岳庙附近，可以确定，这里就是一代文化大家金克木先生的故居。

东岳庙位于城内东北，为祀道教东岳泰山神而建，相传始建于宋代。东岳庙巷因庙而得名，西起仓巷北首，东到东岳庙及东北菜园，长约300米。东岳庙又被年纪大的人叫成了“东岳王庙巷”。

《寿州志》载，清顺治十年（公元1653年）邑人常子应、贝士珍等27人曾捐资重修。庙内大殿、厢房、戏楼及东岳大帝、侍臣、判官等神像数十尊。东岳庙坐北向南，占地2500平方米，今仅存围墙、大殿、厢房等22间房屋。大殿3间，面阔11.6米，进深9.52米，硬山，前出卷檐，直棂格子门，设七级垂带台阶。檐柱柱础作小八角形，木构梁架结点构件雕饰繁复，装饰性强。栏额入柱处作斜切角，墀头浮雕方形图案。正脊两端微翘。上面前坡垂脊脊头浮雕砖铭，右为“民国戊辰”，左为“榴月重修”。庙之后墙，尚嵌有清道光、同治年间义民捐资田地碑记各一方。

住在巷口东首的一位老人说，初解放时，东岳庙有个吴之初道士，后来招个徒弟姓孙，人们就喊：吴老道、孙小道。以后又有孔道士、鲍道士、薛道士等，都是师徒相承。东岳庙香火鼎盛时，有男会女会，分开烧香，更有心诚者来烧“拜香”，即从巷子西头一路磕头几百米，直到庙里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东岳庙年久失修，逐渐破落，曾经作为麻袋厂、糕点厂、花炮厂等镇办企业使用。再后来，有民间小剧团租屋唱戏，吃住都在里面，卖点门票。1994年11月，县政府公布东岳庙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

东岳庙俯瞰 王晓珂 摄

2020年，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22年，为发展旅游，政府完成东岳庙天贶殿、十王殿东、十王殿西、东偏殿、东偏殿厢房、吕祖殿、院落工程及围墙等维修工程，这是东岳庙这座古庙的一次历史性的命运大转折。

金克木先生1912年出生在父亲任职的江西省万载县，1916年五岁不到的他躺在母亲的怀里，随家人从安庆返回老家寿州。寿州的家是什么样子？他在自传体小说《旧巢痕》中说到东岳庙的老宅：“城里东北角有一片农田，田边有座东岳庙，庙旁是菜园，他家在这里修盖起了几间草房……房子盖得很小，却很结实，尽管是半砖头半土坯做的墙，茅草盖的顶……”，“全部是草房，没有一片瓦。墙也不全是砖砌的，厨房和有窗的一间只有半截砖墙，上半截是土坯……整个住宅是三进草房，三个小院，一个后园。大门向北，隔着城墙正对青山。”

“正对着我们的山叫四顶山，中间山上的庙是碧霞元君庙，旁边那座秃山是有名的八公山，年年三月十五（阴历）有庙会，人山人海。城墙边好像有一圈连着城墙的小小的城，那是涵洞，涨大水时通城里城外，放水用的。”

依此描述，大体那城墙就是现在还依然保存完好的宋代城墙了，那青山就是“风声鹤唳”“草木皆兵”的八公山了。然而，我们据此判定金克木家住在东岳庙巷最东首，遗憾的是，那时竟连一户姓金的也没有找到，就连金先生在书中说到读小学的八蜡庙也不见了踪影。但金先生的确是在这里的老宅里接受了最初的描红、背经、读诗、识礼、听曲等旧学教育。

在寿州城里，金先生还搬过一次家，新房子确实是一所大宅子，有大小五个院子，不过正式算院子的只有前院和后院。两院中有前堂屋和后堂屋，又各分上下。朝南的是上堂屋，朝北的是下堂屋，都有明间、暗间。另外，有一个客厅兼书房，处在一个独立的小院中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……这所房子的特点是前面高大，后面一层一层变矮小……因此，当这家破败以后，就有人说照“阳宅”的“风水”，这是个逐步破败的家的格局。只讲前面排场，不顾后面余地。

金克木先生在《旧巢痕》中这样描绘东岳庙：从家门出来向东走，面前没有水，可是有一道石桥。桥向南是一个大影壁，桥向北通连一个大门和一所房子。门前竖着两根大旗竿。旗竿上半中间还有个斗样的东西，那是东岳庙。二哥带弟弟进了庙。一片大院子，正殿朝南，东西两厢各是一排房子，都有栏杆隔着，里面也用栏杆隔成一间一间，两边共有十间。每间的栏杆顶上有个牌子，写着什么“司”。

金克木还说，二哥带他到正殿廊上，只见正中间巍然一位大神像，旁边还有几个神像。殿门是关着的。二哥抱起他从门上半的格子窗棂朝里望。下了殿的台阶，再回头向上望，才看见还有一些大匾挂在檐下。一边有个匾上写着“你可来了”，另一边有个匾是个大算盘，上面嵌着四个大字“不由人算”。正殿旁边有个小门，通向一个院子。二哥说是有道士住着。

金克木先生所描绘的，既是闲笔，又不是闲笔。老宅是太平天国时建的老房子，独门独户，小家小院，土墙草顶，需要年年修补。搬家之后。房子高低分等，俨然是一个宫院的缩影。所有这一切，如今都成了春华旧梦，昙花一现，不复存在。

小学毕业，先生因家境贫困，无力再上中学，便辍学在寿州、凤台乡下教书代课，自己谋生了。1930年7月，已是到了淮河涨水的季节，城外淝河上的茂密的蒿草被直逼城下的大水淹没，“一只小小的带芦席篷的船正要开航”。19岁的金先生离开了寿州。从此，这个接受过寿州楚文化最初滋养的孩子成为游子，最终以小学毕业的文凭跻身中国顶尖级大学——北京大学，并成为当代令人景仰的一代文化大师。2000年5月8日，88岁的金先生在北京逝世。

这次寻访未果，令我们十分沮丧，我们久久地在自认为是金先生故居的地方徘徊复徘徊，都说名人大家住过的地方是有神秘脉息的，希望九泉之下的金先生能传递给我们一丝信息。然而，我们知道，先生向来低调，“不愿意多说自己”。这不愿意说，就留下了几多遗憾。这不愿意多说，把我们心中的一座辉煌的宫殿推倒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看到有几处老房子门前挂着“故居”“住宅”的文物保护的牌子，他们与金先生的品格人生，可以说有霄壤之别，别人的老房子保留了下来，不论有多少文物价值，都让我有些为金先生失去故居而愤愤不平。

孔子所谓：“游于艺”，庄子所谓：“乘物于游心”，在金先生这里，几近双全了。这是一位研究金先生的学者说的话。这样的人杰，在寿州这个弹丸之地，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啊。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我昨晚梦见宫殿倒塌的答案了，那是金先生托来的梦，那是《旧巢痕》中的草房、土墙和窄院。

我生也晚，我居在寿州，我们有理由为金先生找一找他家的老宅，虽然他可能一百个不情愿。草房，宫殿，辉煌，倒塌，耸立……这几天，我脑子里反复出现的，就是这几个词。

寿县古城墙

戎 梅

在星罗棋布的寿县古建筑遗存中，重建于北宋熙宁至南宋嘉定年间的寿县古城墙，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正如清末状元、寿州人士孙家鼐所记，古城墙“城堞坚厚，楼橹峥嵘，恃水为险”，苍龙环绕般把寿州古城揽抱在怀里，阻挡天灾兵燹，庇佑万民。因为一直发挥作用，从而得以完整保存下来，成为中国古代城垣建筑中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，与南京古城墙、西安古城墙等一起，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

人生中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遗憾，其中可能就有种感觉：身边日常相伴的事物，它存在时你不会留意，一旦突然消失，你就会发现生活中一下子少了很多东西。记得小时候我所居住的村庄旁边有座古遗址，名叫“张城寺”，我们的学校“张城小学”由此得名。“学大寨”时砍伐“小老树”，平整旧庄台，周边群众挥镐抄锹蜂拥而上，挖下的砖块瓦砾带回家砌墙垫地。几个冬春下来，高高的遗址变成了小土丘。现在我每每回乡经过，嘴里都不免唏嘘，心里头怅然若失，充满惋惜。

寿县是个农业大县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。但不管是城里人，还是来自于乡村，寿县人都称自己是“古城人”，都为自己的家乡拥有古城墙而骄傲。因为一座古城墙，寿县成为享誉世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虽然绝大多数古城人生活在农村，但“古城”却在每个人心理上处于核心位置。从一定程度上看，“古城”代表着幸运和安宁。在人们心中，高大坚固的古城墙，就是安稳、太平和指望。冷兵器时代防外侵挡兵匪自不必说，1991年、2003年淮河大水，寿县城只是把四座城门轻轻一关，就保得城内居民安居乐业、安然无恙。城里面的日子，是乡村里的向往；城里面的文化，引领着乡村的方向。可能正因为此，不在城里的乡村，由羡慕到实践，“退而结网”，便多了形形色色的院墙。院墙，应该是乡村对古城的追求与模仿，是古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西风东渐，有人认为，古城落后，是因为古城文化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，封锁了人们思想，影响了人们观念，导致古城人闭关锁国，关起门来妄自称大，满足于“祖上曾经也阔过”。在这种思潮冲击下，四条大街合抱粗的法梧惨遭砍伐，古色古香的棋盘街无奈被拆，成为古城人心中永远的痛。尽管当时也有人要“冲破古城墙，拥抱大世界”，终因古城墙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御水功能无可替代，无一人胆敢染指打她的主意。

东门宾阳门前的清代州城图清晰标明，寿县古城墙呈方形，周长7147米，外侧下砌块石上码砖，内坡以土夯筑。近年来古城发展旅游业，古城墙上的杂树被清除，内坡种上草皮，墙顶铺上石条步道，古城墙变成了旅游景观。远近游客慕名而来，环城观光游十分火爆。

漫步于高高的古城墙上，3.65平方公里的寿州古城尽收眼底。就这样一座四四方方的城池，“十万人家共起居”，真像一个大院子，关起门来安全感满满，做梦香甜，睡觉踏实。

寿州古城汇集了寿县地面文物的精华，总量多达80多处。除了古城墙，还有寿州孔庙、清真寺、报恩寺等，都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。与许多古城一样，寿州古城也有许多古街老巷、危墙旧房亟需修葺。结合“5A”景区创建，目前古城正在进行街区改造，东、西大街铺上了青石板，沿街建筑“穿衣戴帽”“修旧如旧”，古街老巷飞角翘檐恢复如初。这些项目，上马前都经反复论证，小心翼翼，十分慎重。因为古城人明白，稍不小心，就可能像当年棋盘街那样，好心办了坏事，成为后人唾骂的古城破坏者。

八公山上草木皆文

刘诚龙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四季）征文

我去八公山，已是冬季，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已褪去了其繁华与葱茏，只剩下一个个树体，沙场点兵似的，一列列枕戈待旦，一排排列出方阵，严阵以待着什么。八公山上的草木还在等待什么呢？武之气势或许依然在，气场却已转文气之云蒸霞蔚了。埋在古长安下的赳赳武夫，已经转为兵马俑，八公山上的草木之兵，也已换了人间，摇身变为人文景观。

我一直以为，八公山是崇山峻岭的巍峨之山。这里曾是著名的淝水之战古战场，便在这里枪林弹雨。公元383年5月，前秦苻坚征集80万兵，号称雄兵百万，气势汹汹而来，东晋但用八公山上谢石，在此山上排兵布阵，以八万之士对阵八十万之兵，以一当十，竟把苻坚打得落花流水。这是谢石布八万兵展示的威严吗？也是八公山上草木呈现出凛然壮气，让苻坚不寒而栗，“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，见部阵齐整，将士精锐；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森皆类人形，顾谓融曰：‘此亦劲敌也，何谓少乎？’怃然有惧色。”苻坚留下了一个草木皆兵的典故，消失于历史的滚滚尘烟里。

由八公山上壮烈的历史，我曾经想当然以为八公山是一座雄壮之山，其实不是，绵延起伏两百平方公里的八公山，只是江南丘陵的排列与集合，四十余座丘陵铺陈与叠加，其最高峰不过240来米。我故乡属于红丘陵地带，其山其峰，有更高于八公山者多多。我没想到，古淮南，这里居然曾是楚国之都。说起楚文化，我错误的历史知识，以为专指巴山楚水，以为专指湖北、湖南这一片山水，原来淮南，更是楚文化的中心。

来到八公山，我感觉亲切，便是肠与胃，也无违和，仿佛泡进了老家的鼎锅汤水中。这里也吃辣，诸菜都放青椒、红椒，一碗牛肉加牛血，便是我故里的一碗新化三和汤，略有不同的，其汤其水里，放的是胡椒，而我老家放的是山胡椒，胡椒是麻辣，山胡椒是鲜辣，一样的辣味养胃。

说起饮食，八公山上著名于全国与全世界的，是豆腐。在这里，我吃遍了豆腐百味，煎豆腐也是两面黄，水豆腐是一色白，而其花样之多，品色之盛，没有什么地方能胜八公山者，豆腐皮能吃出猪皮韵味；油炸豆腐形色如糯米粑；而其水饺豆腐，色香味形，兼具南北风味，北方水饺，皮是面粉，淮南水饺，皮是豆腐，让你感觉豆腐可以有无限想象，可以蕴含无穷韵味。

八公山上的豆腐，可以让人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，这里是豆腐发源地。淮南王刘安，是汉高祖刘邦之孙，与皇子皇孙争权夺利大不同，刘安偃武修文，广召天下文人学士，来八公山上修道著文，鼎盛时节，小小的寿州古城，集聚三千名士，其中著名者有八：左吴、李尚、苏飞、田由、毛被、雷被、伍被、晋昌，号称八公，他们在这里著书立说，在这里采风修炼，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淮南小山，改了名换了姓，唤做了历史文化名山，叫八公山。

王安石有诗，淮山但有八公名，鸿宝烧金竟不成。炼金竟不成，炼豆腐成了。八公山，山不高峻，而水清冽，是哪一位睿智之士，将一粒粒黄豆，经过无数实验，而变成了一块块豆腐呢？或者，我们现代科技，可以使一种食物变成众议难定的转基因，而千年以前，古人智慧深不可测，把小小黄豆变化万端，变成了众口齐赞的活豆腐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，饱了万民肚腹，淮南王的炼丹豆腐，饱了百姓口福。说什么皇权富贵，说来多是杀生，何足道哉？当说的是水稻豆腐，芸芸众生当颂其养百姓之生。我来到八公山，我想忘却的是鼓角铮鸣，我想颂扬的是养民之生。据说，这里发现的淮南虫化石，已有八亿多年历史，将达尔文认定的生命起源前推了两亿年，让八公山成为了“蓝色生命的起源地”。在生命起源地研究养生豆腐，得其所哉，得其道哉。

人说刘安养士八公山，为的是争权夺利，拟将篡皇夺权。吾友梅雨墨对此大不以为然，他在《怅憾八公山》大作里，忍不住为刘安一辩：“《史记》中关于刘安谋反的记述漏洞很多，很多情况都合常理，刘安既没有像英布那样抢先发兵，也没有像刘濞那样约会诸侯共同出击，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刘赐都没有进行任何联络。即使到了汉兵围城、王宫被困之时，他仍然没有调动一兵一卒，没有任何抗争、自保的实际动作。试问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诸侯王谋反呢？”我也乐意认为，八公山不是武装之山，而是一座文化之山。这里山不高，打不了游击，啸聚不了山林，而因其林密，因其水冽，可以士而居之，文以化之。

刘安确是把八公山当文化之山的。他在淮南招纳名士，组织名士们编了一本万古传的名著，其名曰《淮南子》，“作《内篇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甚众，又为《中篇》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。”这书糅合了儒法阴阳诸家，收诸子百家之学，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，正如在八公山上所刻碑之论：“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。”

八公山上，我看不到武，我看到的只是文。每一棵树，兀自高立，不是一个兵，而是一个字。八公山有成语山之称，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成语与神话，都出自《淮南子》，都出自八公山，如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、塞翁失马等。沿着一条小山道，我穿越石林，登上山顶，山顶上视野开阔，刘安就是在这里登仙的，“昔淮南王与八公登山埋金于此，白日升天。余药在器，鸡犬舔之，皆仙。”刘安成仙，又使得八公山诞生了一个成语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我想这不是贬义词，后人将此成语矮化，那是后来的事，我乐意认为这成语是：一人得豆腐，鸡犬得美食，一人得士人，众生得文化。刘安研得一豆腐，鸡犬都受益了；刘安得三千士，中国历史从此多了一道《淮南子》文化。

刘安何许人也，放诸历史，不足语道，他一个人有多大能耐，能使竖子成名？刘安的能耐是，他能礼贤下士，把天下英气之士，团结在八公山上，让他们各展才华，各显本领。刘安炼出豆腐，便是炼文化，刘安著《淮南子》，便是著文化。冬日去，八公山草木已褪绿，草木皆枯，天地间呈现出一片灰褐色，而时不时直然耸立的，是一棵棵绿皮乔木，色泽古雅，人称是梧桐。梧桐花开，凤凰自来。刘安心胸敞开，名士自来。这是八公山盛名之所来吧。梧桐是制作乐器之天然好木，八公山上弦歌不绝，应该是梧桐奏出的一曲文化乐歌吧。

吾友梅雨墨说：“八公山远离了刀光剑影，成为了皖北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”八公山成为明珠之山，不再源自刀光剑影，而更缘起人文化育。八公山确实不高，而其名传世界，不是有仙则名，而是有文则名。不做文化的地方，再高的山色水光，也难以光大；而做文化的地方，便是一座小山，也可以傲然群峰之上。文化之魅力，可以八公山而证之。

“一”言难尽

熊代厚

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（第六季）大型征文

“一”是最简单的数字，也是最简单的汉字，但它不单纯是一个数字或是数词，它更是哲学、宗教、文学……含义丰富得说不完。

“一”的字形，从甲骨文到现在一直没变过，这真是一份永恒。“一”可能是人类第一个记事符号，也可能是远古第一个造出来的文字，传说创造它的人是传说中的伏羲，即“三皇五帝”中的“羲皇”。

伏羲当年拿着小树枝在地上画出“一”的时候，他可能想不到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，是中华文明的肇始。从此，我们的先祖学会了用抽象的符号，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概括，真乃“一画开天”。

从数学的角度说，“一”是最基本的单位，是所有数字的起点，它不能再小了，后面的数都是由它组成的，它成了进行数学运算的基础。

随着数学科技的发展，它被纳入到更复杂的数字系统中。今天的数码时代，它扮演着更多的角色，计算、测量、音像、通信……“1”都是不可或缺的，见证了人类对数学和计数的探索，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元素。

从哲学的角度看，我们最为熟悉的是老子说的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
东汉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也说：“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。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

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？“一”最初为混沌的宇宙，其后的“二”为“天”和“地”，“三”指“天、地、人”。老子将“一”与道与世界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指出“一”为万物形成之源，不仅是数的开始，也是生成万物的元素，是独一无二的“道”，代表着道的本源和最高境界。

“一”不仅是万物之始，也是最圆满的结果，我们的先人常常有一种“求一”的思维模式，在政治上追求“大一统”。

而在儒教中，“一”则是指天道和人道的统一。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人们所祈求的便是同大自然的融合，以达到“天人合一”。

“一”在中国哲学中还体现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，一方面它是最小的数字，但因是数字之首，又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道教当中的元始天尊，就是最大的天神。《说文解字》说“元，始也。从一，从兀。”元就是“一”的意思。

佛经中又是如何解释“一”呢？

《华严经》说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”，好像有点绕人。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一种意思是，万物与我一体，众生本无区别；“一切”是指一切现象，也就是人人、事事、物物，所有宇宙存在的现象。

“一”也指每一件事物，一杯茶、一朵花、一棵草，“一切”指一切现象，一杯茶跟一切现象是什么关系呢？所有的现象就是这杯茶，这杯茶就是所有的现象，它们是一体的。

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尊崇“一”，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词汇中，便形成了众多含有“一”的词语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一”打头的词有260多个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以“一”打头的词有1700多个，《中国成语大词典》以“一”打头的成语也有420多个。你看，“一”在我们的语言中真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了，这是其它任何字词无法与之相比的。

含“一”的词语不但无处不在，而且词性功能极其强大，我们通常把“一”当作一个数词来用，实际上“一”有着更多的语法功能。荀子《劝学》：“蚓无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。”这里的“一”当“专一”讲，是形容词。

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：“六王毕，四海一。”这里的“一”成了动词“统一”。司马迁的《魏公子列传》中“诚一开口。”的“一”又变成副词了。

“一”即便作为一个普通的数词，在古诗文中有时也有着神奇妙用，尽显情韵。

唐代诗僧齐己《早梅》诗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”他拿此诗向诗人郑谷求教，郑谷认为“数”字不足以说明，应改为“一”字。

齐己思虑之后欣然同意。的确，从形象上看，用“一枝”雪里梅花来表明报春的意义，画面上要比“数枝”梅花新颖，在时间上，更能突出题目中的一个“早”字。齐己因这个“一”字，拜郑谷为一字之师。

诗是这样，文也是这样。明代张岱在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；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！”

“上下一白”中的“一”，写出了天空、云层、湖水之间白色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。而“一痕”“一点”“一芥”“一粒”，一个小似一个，不仅表现了视线的移动，景色的变化，而且反衬了前面的“上下一白”，大的愈大，小的愈小，人在这广阔的天地间，孤寂渺小得如沧海一粟，可谓着“一”字而境界全出。

说不尽的“一”，它是万物的开始，也是世界的永远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